



趙一曼

張麟 舒揚 著



趙一曼

張麟 舒揚 著

工人出版社

1962年·北京

赵 一 曼

張麟 舒揚著

\*

工人出版社出版 (北京安定門外六鋪炕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9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經售

\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

字数: 95×000字 印张: 5 插页: 1 印数1—32,000[重]327,000

1957年9月北京第1版

1962年5月北京第10次印刷

\*

统一书号: 10007·47

定 价: 0.48 元

## 寫 在 前 面

这里所記的，只是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生活中的一些片断。

一九〇五年九月二十七日，赵一曼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县白楊咀。她原来的名字是李坤泰，学名淑宁，参加革命以后，改名李一超。赵一曼是她在东北抗日联軍期間所用的化名。为了便于閱讀，本書行文时，都用的是赵一曼这个名字。

她家是一个封建地主。一年收七十石租，生活很是优裕。她为了反抗封建家庭的束縛，接受了革命思想，终于靠着党的帮助，摆脱了一重重封建家庭的羈絆，走上了爭取人民解放的道路。以后在殘酷的階級斗争中，出死入生，历尽艰难困苦，并且克服了自身疏懶、任性等許多弱点，成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。一九三六年，她在东北抗日联軍第三軍第二团任政治委員时，作战受伤被俘，在監獄和法庭上，她向日本侵略者作了英勇不屈的斗争，最后从容就义。

作为职业革命家，她在很長时期跟家庭的一切联系都断絕了。而曾經和她相处过的同志，也只知道她某一时期的一些情况，并不了解她的身世。因此她的革命事迹長时期以来沒有得到系統的整理。直到一九四八年东北全境解放以

后，我們才在報紙上看到對她的介紹，這些材料大半是由曾任抗聯第三軍政治部主任的馮仲雲同志供給的。當時馮仲雲同志也正在設法了解她的家庭情況。這事一直到全國解放，恰好她的二姐李坤杰同志也在四處探聽她的下落，最後馮仲雲、何成湘（曾任中共滿洲省委組織部長）同志看到烈士的照片，才証實在東北英勇犧牲的女英雄趙一曼就是李一超。

一年多來，我們根據這些線索進行了訪問，在訪問中又發現了新的線索，並且在有關的檔案中進一步証實了趙一曼就是李一超。這本小書，就是訪問的簡單記錄。歡迎讀到它的朋友多提意見，以便繼續修改。



赵 一 曼

(1930)



封面繪圖：葛維墨



统一书号:10007·47

定 价: 0.48元

## 目 录

写在前面

任性的孩子.....	1
走向真理.....	10
解放.....	17
进城.....	23
乡下来的女学生.....	31
三天三夜.....	36
“多管闲事”.....	40
穿上军装.....	50
两条路.....	56
“留洋”.....	61
奇异的遭遇.....	68
重逢.....	72
雪夜.....	77

在北方的城市·····	82
区委書記·····	88
“我們的女政委”·····	94
突圍以後·····	102
刑場·····	107
在法庭上·····	113
醫院里·····	117
攻不破的防綫·····	124
逃走·····	130
風雨之夜·····	136
被捕·····	141
告別歌·····	147

## 任性的孩子

一条青色的小河，在竹丛间流着。

这是一条恬静的小河。就是雨季山洪暴发的時候，它也不变颜色。可是这条河却有一个完全不能表达它的特征的名字——石头河。

离河不远，半山腰上，有个叫白杨咀的小村。这个孤独的山村，前后左右都被绿竹包围着。奇怪的是，并没有一棵白杨。

赵一曼就生在这个只有三户人家的小村里。她兄弟姊妹八个，她是父母最小的女儿，在她下边，还有一个比她小三岁的弟弟。几个姐姐都出嫁了，哥哥也成了家。留在父母膝下的，只有这一对小姊妹。而小一曼看来更伶俐些，因此也得到更多的宠爱。

她是个任性而骄傲的孩子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家里有了这种规矩：来了客人，端烟送茶都是她的事，如果谁侵犯了这种权利，她会当着客人的面打滚。人家送来的礼物，照例也由她分配；不然， she 会把东西扔得遍地都是。这没有什么奇怪，哪个被溺爱的孩子不是这样呢？

八岁那年，家里立了私学，人们把它叫作“鸡婆学堂”，

一位先生教十来个学生，就像一只母鸡带着一群鸡娃儿。

小一曼读的是“三字经”。随便提起一句，她都能像流水一样背下去，可是，把那些字换换地方，却一个也不认识。她不喜欢这些费脑筋的事。

最讨厌的是，先生总爱搜抽屉。有时翻出一盒吃桑叶的春蚕，有时又在盒子里倒出几只彩色斑斓的蝴蝶。有一次，书桌里传出知了嘹亮的歌声。先生走了过来。正当他弯身搜查这个不知趣的歌手的时候，小一曼把一只螳螂放进了先生的脖子里。

为这些事，她常挨手心。因此她觉得世界上最不愉快的事，要数“读书”。

这年夏天，城里起了兵变，乱兵闯到乡下，到处搶劫。父亲带着一家人逃到五宝镇外婆家。小一曼觉得开心，她从来还没走过这么远的路呢！

大姐夫郑佑之也带着大姐从画象咀逃来了。他们住在一个院子里，一锅吃饭。别人都说大姐夫是个怪人，因为他不肯做官，却跑去当兵，不抽大烟，又不会赌博，可是小一曼喜欢大姐夫，他那把大鬍子，就像一蓬苕帚苗子。大姐夫见面就送了她许多画片，有一张画着冒烟的船。小一曼想：叫我坐上它航海该多好！

不过，也有不满意的地方。来了没有三天，大姐夫就让她“读书”了。同学还有村上的几个孩子，老师就是大姐夫，课本也是他由城里带回来的，有国文、有算学。小一曼可没见过这些东西，她觉得这比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要明白得多，

有趣得多。

还有，她也用不着担心搜查了。大姐夫看見蝴蝶，不仅不沒收，还会說这是毛毛虫变的，它飞来飞去是采集花粉，讓花兒結出果实。这个大姐夫，真有意思，一根草，一朵花，一个小虫，都能講出道理。

每天晚上，她都要和弟弟一起，作習題，写字，造句。吃过晚飯，老师就坐到桌边看書或給朋友写信。三个人一張方桌，守着一盞桐油灯。只这一点是小一曼所不習慣的，她很想跟村里的孩子去捉迷藏。这样的夜晚难道是作功課的时候嗎？

“蚊子！”一曼的小手拍的响了一声。

“真奇怪，怎么蚊子光咬你呢？”大姐夫看了她一眼，又讀書了。

小一曼不服气。

“怎么沒有！你看，我手上还有血呢！”

“好啦好啦！”大姐夫和解似的說，“快做功課吧！你專心些，蚊子就不咬了！”

她叹了口气。有什么办法呢，只好作習題。

終於，有天晚上，她找到了空隙。那时大姐夫正在替病了的大姐煎藥，她拉着弟弟的小手，夹着作业逃跑了。

外边有潔白的月光，忽远忽近，傳來了一陣陣的蛙鳴。滿山都是飄忽不定的螢火。銀河白嘩嘩的，就像蒙上了一層輕紗，小一曼忽然想起今天是七夕；照媽媽說的，牛郎要挑着孩子去会織女了。

她和弟弟坐在桂元树下。四支黑黑的小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天河。

“怎么沒有鵲桥呢？”弟弟問。

她听說，銀河双星是不願別人來窺探自己的秘密的。她捂住了弟弟的咀。

不一会，弟弟就打起哈欠來了。

“我睏了！”

“討厭鬼！都是你坏事！你走吧，你走吧！”她推了弟弟一把。

弟弟受了委屈，翹着咀唇走了。現在，是她一个人坐在树下。她屏住气，望着銀河。銀河上，既沒有青牛，也沒有飛來的喜鵲。只有成群的星星，蒙朧地閃着光。……她的眼皮漸漸閣上了。

深夜，父亲把她抱了回去。

第二天上課的时候，老师問弟弟：“你的算术習題呢？”

“她也沒有作！”弟弟指着姐姐。

“我是問你，沒有問別人。”老师第一次变得严厉了。

小一曼慌忙拉开抽屜，翻了一遍，什么也沒有。她一抬头，却看到扯得剩不下几頁的本子在老师手里。原来是昨天晚上失落了。她拿过本子，好像要弥补自己的过失似的，匆匆地說：

“你莫生气，我馬上就作好！”

她站在那里，一口气作完了五道習題。

“奇怪，十八減五等于二十三。这是啥子算术呀！”

同學們哄一聲笑了。弟弟笑得最响，还做鬼臉。她猛地扑了过去，一把揪住弟弟的耳朵。

弟弟哇一声哭了。

“好厉害！”老师一边排解一边說，“把耳朵揪掉，减号也不能变成加号呀！”

她臉紅了，摔下鉛笔，跑了出去。

晚上，老师像往常一样，坐在那里看書。弟弟做完習題，要回去睡覺了，老师告訴他，喊姐姐来溫課。弟弟出去轉了一下，回來說：姐姐睡了。可是，話還沒說完，姐姐打斷了他：

“哪个睡覺了？你光會說人家的坏話！我自己的功課，自己會做！用不着你管！”

她坐下来，低下头，專心地做着功課，連一眼也不敢看大姐夫。

秋天，大姐夫忽然进城打官司去了。有个什么团总，趁着乱兵搶劫的当兒，帶了伙人，跑到大姐夫家挑走十石谷子，大姐夫帶了人証物証，上衙門里告了团总。

可是，一連几个月，大姐夫都沒有回来，城里来信說，团总的哥哥是县參議會議員，他們买通了衙門口，給大姐夫加个“誣告”的罪名关起来了。

过年前三天，又花了十石谷子才把大姐夫保出来。小一曼看見大姐夫头髮老長，一把黑黝黝的連鬚鬚子，支叉起来，眼睛冷森怕人。模样全变了。他坐在火盆边，只顧撥着炭火，不說一句話。小一曼目不轉睛地看着大姐夫的每个



动作。忽然，大姐夫摔掉火钳，喊了一声：“这个社会太黑暗了！”

小一曼看看四周，怯生生地问：“要把灯拨亮吗？”

“不，要放火！把什么全烧光！”大姐夫站了起来，他那高大的个儿，把灯光全遮住了。

这两句话，使小一曼发愣了。心想，他是要烧房子吗？她仰起脸，张开咀，说不出话。大姐夫扫了她一眼，又说：“这个社会，只有强权，没有公理！应该放把大火，把丑恶的东西烧个精光！你明白吗？”

她实在不明白。不过，她还是点了点头。因为她应该让人知道自己是很懂事的。

元宵节以后，他们又恢复了正常的读书生活。只是大姐夫变得更加严峻，对功课的要求也更严格了。如果习题错了，就让你重做。他只说“有错”，可是不说错在哪里。因此小一曼常常不得不把习题作上三五遍。到吃饭的时候，习题做不好，不叫你离开座位，他也不离开座位。

“你得多用脑子！不要靠别人替你思想！你做上三遍，就知道错在什么地方了！”

她听不惯责备的话，心里好难过。要是从前，哭闹一场也就算了。可是现在，要真像从前那样撒娇，大姐夫会长吁一口气说：“既然没有耐性，那就把本子摔掉吧！也许无知无识倒过得安逸些。头脑里空空洞洞，就可以什么也不想。”不，宁愿做一百遍习题，也不肯听这些话。

夏天，全家都搬回了白杨咀。